

## 壹、前言

就臺灣當前的人口結構而言，少子女化的現象與趨勢可說是日益嚴重，遭遇到少子女化現象衝擊的層面甚為廣泛，在未來所造成的影響也相當的深遠與巨大。就教育層面而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階段，包含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與高中職等教育機構，將直接面對與承受來自於少子女化趨勢浪潮的侵襲。雖然有部分私校的招生情況更優於以往，但是卻仍有部分招生情況不佳的私校可能爆發倒閉的危機，導致減班或廢校等現象逐年發生，例如：2014年的屏東縣私立新基高中停辦（〈東港新基高中〉，2014）與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中退場（〈全校只剩校長一人〉，2014）、2015年的臺南市天仁工商停招（〈學甲最高學府沒了〉，2015）與嘉義市大同高商停辦（〈送走末代畢業生〉，2015）等案例。其中，私立學校受到的影響會更大，因為臺灣目前的學校教育體制，係採公立與私立並行的制度。公立學校的經費多數來自於中央或地方等各級政府的挹注與支持；但私立學校的經費來源，除每學期向學生所收取的學雜費外，亦有部分來自於教育當局的補助與民間的贊助，而學雜費與教育當局補助這兩項主要的經費來源與就讀的學生人數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性。在目前的學校教育環境，首先自然是少子女化帶來需求端逐年減少的挑戰，以2017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為例，缺額就高達7萬5千多個，創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以來的新高。少子女化另一方面，供給端卻不減反增，公私立高中職由1995年的409所，到2017年已經增加到506所。此外，高中部分，由於傳統明星學校皆為公立，例如：建中與北一女，使得一般家長存有「先選國立，再挑私立」的僵固教育價值觀與社會氛圍。而針對私立學校而言，近年來在多元入學管道及高中職學費補助政策的影響下，有部分辦學成效相當優異者成為另一種新明星學校，其招生情況更盛於以往。因此，若是排除少子女化造成全臺總學生數逐年下降之衝擊，則私立高中職校在招生方面會受到不利衝擊與影響的主因，是辦學無特色或畢業生升學率不佳。

未來會受到少子女化衝擊與整體辦學不佳的私立高中職校，將面臨招生不足的嚴峻考驗，尤其在無具體改善的情況下，除了會後續引發財務危機的問題，並進而會影響到廣大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工作權。在股票市場中，如果公司故意隱匿其財務狀況不佳的事實或隱藏可能存在財務舞弊之事件，日後有可能因財務狀況不斷惡化而導致股價下跌，甚至破產下市，將使投資人蒙受巨大虧損，而這種公司的股票，

就稱為「地雷股」。就目前的教育環境來看，少數私立學校亦可能採取報喜不報憂的方式來隱匿辦學不力的事實，或甚至故意隱匿財務舞弊的相關資訊，導致學生與家長所獲取的資訊不足或錯誤，形成不正確的選校決策，最終使學生前來就讀無法妥善運作的「地雷學校」，如同最後使投資人蒙受損失的地雷股一樣。對於股市中的地雷股，目前主管機關主要推動公司治理機制的強化，特別強調公司資訊的充分揭露與透明度提升，故類推這些可能隱匿不利資訊（如財務狀況不佳）的地雷學校，本文以學校的財報揭露做為私校治理機制之一，進行深入探討。

回顧2016年7月所出版的《遠見雜誌》第361期，陳芳毓（2016）以「台灣私校大崩壞，86萬師生權益被掏空？」一文，揭示部分私立學校經營不善問題。該文深入探討臺灣私立學校經常出現之舞弊與違法經營的型態，共歸納為以下三個順序：一、五鬼搬運；二、裁員減薪；三、退場轉型。文中更直言財務舞弊乃為眾多問題之首惡。再對比臺灣的資本市場，由於少數公司的高階管理階層基於自利動機的驅使，近年來也曾經發生過不少公司或集團的財務舞弊案件，例如：博達案（2004年）與力霸案（2006年）。主管機關與立法部門為杜絕爾後類似的舞弊案件一再發生，遂以要求：一、各公司需加強其內部治理機制，透過內外監控的方式對公司的運作過程進行監督；二、提高公司財務資訊透明度等兩項機制，來落實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並保護投資人的權益。教育當局如能借鏡資本市場的防弊機制與經驗，並為防止舞弊與違法經營而要求私立學校加強其內部治理與提高財務資訊透明度，施以防微杜漸的有效措施，相信將能大幅減少所謂地雷學校的產生。

私立學校可歸屬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的一種，即屬於非營利之公益財團法人，而在其組織架構中則依據法令成立董事會，其中成員包括董事長一人與董事數人，對外代表學校，對內則為學校事務的決策者（賴永裕與黃劭彥，2013）。雖然私立學校設立的主要目的不在營利，而在於以私人興學提供眾人公共性與自主性的學習服務與利益（黃劭彥、林琦珍、洪嘉聲與李佩芷，2011），但並非無法創造盈餘，而僅是對於學校內部具有經營權的成員不予分配利潤（Hansman, 1980）。再者，私立學校的主要資金來源有學雜費、教育當局補助與民間贊助等三項，然近年來亦有部分學校產生諸如董事會成員支薪不當、無預警進行減薪（班）、違規挪用獎補助款或任意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鄭寶美，2006）等亂象，例如：臺北市喬治高職並未提報教育局核准卻突然無預警裁班（〈喬治高職無預警裁班〉，2012）、新北市開明高職因強迫學生購買新制服而引發清寒學生反彈（〈高職逼買制服〉，2014）與臺北市中興高級中學涉嫌將校務基金挪